

戰士底手

謝冰瑩著

從住所出來，向診療室走去，突然在小坪裏發現了一隻塗滿了血的手掌！像觸電似的，週身立刻起一陣痙攣，低下頭，我細細地望著這隻脫離了身體、單獨地擺在地上的戰士底手，除了大拇指是伸出的之外，其餘四個手指都略向掌心彎曲；皮膚是特別粗硬，血跡已經變成黑暗色的了，也許剛割下不久的原故，所以手的腕骨處還留一些鮮血的痕跡。

我懷着悲哀而恐懼的心，輕輕地將手從地上拾起來，說也奇怪，手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冷，簡直像一塊冰壓在掌心。要是在平時，猛然地望到這隻砍斷了的可怕的手，一定不敢多望，今天可特別了，不但不害怕，而且覺得這是件珍貴的發現。我要把牠用藥水浸在玻璃瓶裏，留做這位戰士爲抗戰而犧牲的紀念。

我像生怕誰偷去了這手掌似的，拾了一塊不知從那一個傷兵身上撕下來的血衣，裹着，然後小心地藏在那堆裏，自己跑回去取照相機。本來從換藥處到我們住的地方，來回只消十分鐘便夠，但爲了要臨時裝軟片，所以多耽誤了幾分鐘，回到那堆稻草前一望，唉！怎麼回事？手不見了！一塊血布却變成了許多碎片散亂地擺在草堆上。我轉過頭來一看，在牆角上，一隻狗，正在含着那隻手在咬嚼。天！宇宙間還有此種惡魔，更不人道的事嗎？一隻戰士底手，是多麼寶貴，多麼值得我們珍貴的，如

「今天不拿去吃，這還成什麼話呢？」

我便捕捉敵人似的猛追上去，一腳就將小狗踢走一丈多遠，趕快把手掌拾起來，放在手裏細細地看。還好，除了咬去一塊小皮外，手還是完整的。我又趕上去把小狗亂踢了一陣，然後找了一塊手帕，把手安置好了就開始拍照。

「太可怕了，你怎麼不去拿他！」

冰芬走來連忙向我手，阻止我拍照。

「你那裏懂得這隻手的寶貴呵？他曾經殺過不知多少個敵人，建立過多少次功勳，如今是得到永久的安息了。但你可會知道，一隻戰士底手，是多麼寶貴而不容易得到的呵！」

我把相拍完之後，古醫官從換藥室走出來了，他也說：「太可怕了，我要勤務兵把牠埋起來。」

「爲什麼不用藥水把牠保存？」

「太殘忍了，你沒有看到當我替他割下這隻手的時候，我的心真的痛了，我不懂在那一剎那間，胆量怎麼這樣大，居然一下就把牠割下了，現在，我連望都不敢多望一眼。」

古醫官說着，他把臉朝向天邊。

「在沒有施手術以前的手是什麼模樣？」

我急于需要知道這一幕流血慘劇。

「唉！太慘了，如果你見到，一定會發抖的。手是被機關槍打的，只剩了一根筋連繫着，他起初走進來的時候，因為手被綑帶包着，所以看不出什麼現象來；等到把三角巾取下，揭開血布一看，誰不心驚胆戰呢？原來這隻手完全打斷了！唉！……唉！……」

古醫官說完後，自己不住地搖頭嘆息。

你割下這隻手的時候，那位受傷將士說什麼沒有？

他說，「丟那媽，右手沒有了，還『左手！』」

一個看護兵搶着回答我。

好勇敢的戰士呵！「右手沒有了，還有左手！」我感動得幾乎要掉下淚來，「割下時他喊痛嗎？」我又繼續着問。

「沒有，沒有，他的眼睛望着另一位傷兵打掉了下顎的臉，咬着牙根說了這樣的一句話：丟那媽，他用大砲飛機轟炸，我們用血肉來抵抗，總是這樣拚下去，看他還能繼續多少天！」

古醫官興奮地說。

「太偉大了，這位戰士有着一般士兵的勇敢，請告訴我，他睡在那裏，我要去慰問他。」

「他來不及等晚上的汽車，已經扶着杖走了，他說回到後方去休息幾天，只等右手

不痛，左腿上的彈傷好了，就要上火綫去了。右手雖然沒有了，不能拿槍，但左手仍然可以丟手榴彈的。

我默默地聽着，對於這位爲國犧牲，爲民族奮鬥到底的英雄，真不知要用什麼比「崇高」「偉大」更好的形容詞來加在他的身上才好。

又細細地看了一遍手掌，血已枯乾，肉呈慘黃色。掌心裏一條條的粗紋，象徵着他此生的勞碌與辛勤，那一塊塊的硬皮指示着他曾經握過多少年槍，經過多少次戰爭，那五个手指曾經拿過步槍，擲過手榴彈，開過機關槍打死了許多敵人的手指，如今是這樣失掉了知覺，硬冰冰地躺在地上，任人踐踏，任野狗去吞吃牠了。

唉！可敬佩服的戰士底手啊！……

俘虜

在六十師政訓處接到唐副官來電話：「九十師捉到了好幾個俘虜解到軍部來了，請趕快回來審問。」

昨夜還在「打擺子」，熱度高到一百零三度底我，聽到這一個可喜的消息，頓時興奮得直跳起來，不顧病中的身子，不顧劉處長他們的阻止，堅持着一個人要先回軍部審問俘虜。爲了我太性急。來不及等待他們回來，就一個人乘着小船在敵機的巡視下回到了四軍軍部。

忽忙地跑進去一問，原來俘虜還是在前方沒有解到，方才的電話是唐副官故意催我早回來的，因爲恐怕我來不及和俘虜見面，他們就要解往南京了。

正在感到失望的時候，特從前線歸來了，於是一同坐上那隻裝米的船，到了前方軍部。

「俘虜呢？俘虜在什麼地方？」

腳還沒有跨進門，我就這麼性急地問軍長。

「你坐下吧，等一會就要來了。」

給特介紹了軍長和參謀長黃參議之後，我便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急於等着和俘虜見面。

真要命，來到前線一個多月了，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一個！自己常常埋怨的話，又浮上心頭，可是今晚真的要與敵人見面了，這該是一件多麼新鮮而令我高興的事。

大約是八點鐘的時候，傳令兵來報告：「俘虜抬來了！」於是趙定明先生忙着搬照相機具，張祕書忙着去通知服務團拿紗布棉花來替俘虜換藥，我忙準備紙筆記錄口供。

「看俘虜去！」

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着不可壓抑的笑容，每個人的心都在叫着「痛快！痛快！」

★

★

★

★

我們這一羣人來到了一間小小的房子裏，俘虜睡在草堆裏，蓋着灰色的軍毯，特走近他的身邊，大聲叫了一句：「才支口！」這是我們在東京坐牢時，日本警察每天早晨命令我們起來的一句話，如今却輪到我們來命令他了。

他把眼睛微微地睜開了一下又閉上了。我把毯子掀開，發現他的左肩上用綑帶綁着，圓圓的臉，有一口小鬍鬚，年紀大約在三十以上。

「你痛嗎？」我輕輕的問他。

「痛的——」

他完全睜開了眼睛，嘴唇一動一動的想要吃什麼。

「你口渴嗎？」

「是的，我想要喝水。」

立刻，軍長的小勤務兵拿開水去了，我便正式開始了「法官」的工作：

「你叫什麼名字？」

「本達。」

「什麼地方人？」

「東京。」

「多少歲了？」

「二十六歲。」

聽到二十六歲四個字，我有點不相信他是這麼年輕，因為他深黑的鬍鬚看來，至少都有三十歲了。

「你有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嗎？」

「有父母，有妻，一個兒子今年才三歲。」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心裏似乎藏着無限不可告人的隱衷。

開水拿來了，幾個人把他扶了起來，像水牛似的，一大杯水他一口便飲乾了，接着又倒了一杯。他不住地抖索，好像很冷的樣子，我給他圍上毯子，他毫不理會地只顧喝水。

「你想東西吃嗎？」

我看他那一對眼睛，放射出飢餓的光芒，忍不住這樣問他。他點了點頭。

又是方才拿開水的那位勤務兵拿着一個大麵包來了。

「丟那媽，日本鬼捉了我們的弟兄，一刀便砍死了，我們捉了他，還給他麵包吃。」一個衛士在咕嚕咕嚕地責備我們對俘虜太好了。

「不要緊，等他吃飽了，我們好審問他。」

另一個弟兄這樣說。

雁虹開始替俘虜換藥了，原來他全身都受了傷，右手臂上，左大腿，左腳，通通被血液浸着。

「哎喲，痛呀！」

俘虜大叫了一聲，我幫着雁虹替他換藥。

「你媽的，痛什麼？沒有打死你，算是你的福氣。」

又是那位衛士的聲音，我正想問他屬於那一聯隊時，突然敵機來了，趕快把燈吹熄。

「幹什麼？」

俘虜慌張地問。

「你們的飛機來轟炸我們了！」

「是真的嗎？」

「怎麼不是真的？每天日夜都有你們的飛機來轟炸。」

「呵，呵。」

他一面應着，一面咬着麵包，雖然沒有燈光，但並不停止我們的談話。

他原籍是東京，曾受高小教育，現在神戶做工，這次被迫征募而來。他是後備兵，屬於十四師團，一百一十六聯隊，第七中隊，聯隊長叫做阿部寅布，他是十月十日才開來上海作戰的。

「有砂糖嗎？喂，有砂糖嗎？」

俘虜一連問我好幾聲，我差一點要想罵他混蛋了！喝了開水要麵包，吃了麵包又要砂糖，而他的態度是那麽強硬，自始至終，連謝謝都不說一聲，真太令人可惡了！敵機去了，重新把燈點起來，那位小勤務兵真的又拿砂糖來給他吃。

「你們一小隊有多少架機關槍？」

「兩架。」

「你這一中隊還剩多少人？」

「五十個左右吧！」

「你來中國作戰，有什麼感想？」

「我是被他們壓迫來的，自己並不願意。」

「你覺得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有什麼不同？」

他思索了一下，吞了一口水，然後慢慢地說：

「日本兵怕死，中國兵非常勇敢，偉大！」

敵機第二次來襲，我們又迅速地吹滅了燈。

「你聽，日本飛機又來轟炸我們了！」

我故意大聲地說給俘虜聽，他那時正在喝着砂糖水，嘴裏輕輕地回答着：

「唉，唉！」

在他的腦筋裏，因為受了日本軍閥的麻醉宣傳，一定以為中國人是殘酷的，凶惡的，絕對不相信對於俘虜是這麼優待，要吃什麼就有什麼，傷了給他換藥，冷了給他加衣，他們更想不到他們的飛機是這麼不分晝夜猖獗地轟炸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和傷兵。

他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襯衫，已經被剪開了，這是我們前方的衛生隊替他裹傷時剪開的，下身穿着一條草黃色的呢褲，也剪去了半截。

「你的妻叫什麼名字？」

「六三。」

我要他在我的日記本上籤上了他自己和老婆的名字，字跡很有勁，的確是受過教育來的。

「你希望和你的妻通信嗎？」

「不！」

大概他因受傷太重，不希望生還了，所以不想和他的妻通信。

趙先生忙着拍了許多張照片，我們今晚還要回嘉定，所以只能問到這裏為止。踏着朦朧的月色，我們跳上了小船，趙先生說：

「真痛快，我在火線上拍了一個多月的照片了，今天還是第一次拍到俘虜的相。」

「我也痛快極了，在火線上工作了一個多月，今晚第一次和俘虜談話。」回到嘉定，已經是兩點多鐘了。

這一夜我們都興奮得不能睡覺，趙先生計劃着明天去九十師師部拍那從敵人那裏繳一百多支槍，我和特在微弱的燭光下，整理方才審問俘虜的筆記，敵機又來了，只滅了燈躺下休息。

二六，十，二七夜於嘉定軍部

三個老太婆

是東戰場我軍退却的第八天，我爲着婦戰團的事，從常州來到無錫，X軍的軍部駐紮在惠山一個小鄉村裏，足足走了十多里路，才找到目的地。

一雙腳已經被泥漿整個地染成了黃黑色，雖然披了雨衣，裏面的軍裝却通通溼透了，頭髮上的雨點，便露珠似的往下滴，走進門，見到那位姓劉的衛士，我就大聲叫着：

「凍死了，餓死了，有飯吃嗎？」

他們見到我那種冷得發抖，慌慌張張的表情，連勤務兵都笑起來了。

走進第三進房子，猛地發現一個老太婆躲在方桌子底下流眼淚，她的臉慘白得如同死人一般，一看到我，連忙爬出來向我作揖。

「先生，做做好事，救救我吧，託你們的福，千萬不要離開這裏。」

「你是怕飛機嗎？」

我把雨衣脫下，走近了她的面前，她一看是女兵，立刻就破涕爲笑了。

「小姐，你進我屋裏去坐一坐吧，裏邊生了火。」

我雖然感激她的好意，但在沒有把我的事辦完之前是不能去的。

★

★

★

★

敵機來轟炸軍部，從窗口裏朝天望去，發現了八架，都是義大利的，飛得很低，聲音微細得要等飛到了頭上才能聽到，在房子的左邊一連丟下了十多顆炸彈，我們的牆壁震動了，那張大的軍用地圖忽然掉了下來。

「下雨天，這些王八蛋也敢來嗎？」

「怎麼不敢，這裏離敵人所在只有四十多里，你在路上沒有聽到大炮聲嗎？」吳軍長一面回答着，一面又拿起電話筒「喂，喂，喂！」起來。

剛才看到的那個老太婆又躲到桌子底下去了，另一個年紀比她更老的正在仰天流淚，嘴裏念念有詞的在低聲地說什麼。

「老太太，你不要怕，我們有高射砲打飛機的。」

我用哄孩子的話來安慰她。

「小姐，不得了，我們都是老家伙，跑也跑不動，又沒有地方躲避，我們都只好等着死，唉！……」

敵機飛遠了，那個年輕點的老太婆，從桌底下爬出來和我一同走進她的房子裏去談話。

「我今年六十三了，她是我的姐姐，一個可憐的孤寡老人。我的丈夫，兒子和女兒都逃走了，只剩得我們兩個，唉！可憐呵，想不到幾根老骨頭，要送到日本鬼手裏！」——唉，「想不到幾根老骨頭，要送到日本鬼手裏，」這是多麼沉痛的話啊！

「爲什麼你不和他們一同走？」

「沒有這許多路費，還有一層，他們是年輕的，留着還有用處，我們老了，橫直沒有用的，逃什麼呢？死了就完了！」

這時我憶起了「大難來時各自飛」的句子，那是載在兒時讀過的一本寶文上的。

——他們太不對了，爲什麼不和你一路走？要死也得大家死在一塊呀！

我幾乎要說這兩句話了，然而一想，覺得太刺激她，還是不說的好。

整個的房子裏，充滿了死的恐怖，死的嘆息；從床上到桌子上，以及每一個角落裏堆着的東西，都呈現着淒涼的景象，在梳妝台的上面，掛着兩個用玻璃框夾着的相片，裏面有一對老夫老妻，兩個青年男女，還有三個小孩，大概就是她的「全家福」了。

我只顧望着相片出神，沒留心老太婆在那裏傷心地痛哭。她的淚像潮水似的湧了出來，從隆起的額骨上流下，每一滴淚，都像流進了我心坎裏似的感到傷心。用什麼話來安慰她呢？天！

「小姐，我家裏只有一斗米了；還能吃幾天呢？在這裏有了錢也買不出東西，何況沒有錢。唉！終歸是死，日本兵不來，我們餓也要餓死的。」

我正在奇怪她的姐姐到什麼地方去了的時候，她却從廚房裏端了一隻沙鍋來，擺在書桌上，揭開蓋來就用筷子一大塊一大塊地夾着往嘴裏塞。

「小姐，你肚皮餓吧，要不要喝一點酒？我的姐姐完全被日本飛機嚇瘋了，她天天

只曉得喝酒，今天把僅有的一隻雞也殺來吃掉了，她說：『死也要做個飽死鬼，不要留給日本人來吃。』我呢，什麼都吃不下，只希望快一點死，早死一分鐘，就是早一分鐘得到快樂。』

我時才注意到她姐姐口裏吃的一大塊一大塊的原來是雞。

『她又是誰呢？』

我發現了床上還躺着一個老太婆。

『她嗎？是一個隣居，房子被飛機炸掉了，兩個女兒也炸死了，恰好她那時不在屋裏，所以沒有死，就來我們這裏。唉！三個可憐的老家伙，就死做一堆吧！』

越聽我的心越難過，我想把她們帶到常州去，但三個人都是裹着一雙三寸金蓮的小腳，自然跑不動，車子和船，在這緊張的非常時期，是沒有她們份兒的。

敵機又來了，一連繼續着開了足足有五分鐘的機關槍，我們的高射砲，步槍一齊打起來，儼然像在火線上一般那麼嚴重，正在喝酒的老太婆，突然丟下了杯子往外跑，睡着的那個一古碌爬了起來，鞋子也來不及穿就往外跑，和我談話的那個也嚇得戰戰兢兢地說：

『小姐，是……是不是——日本……兵……已經來了！』

『不，是我們開槍打日本飛機呢。』

跑出來一看，她們兩個都蹲在桌子底下發抖，勤務兵站在一邊格格地笑，我的心沉

重得說不出話來。

唉！可憐的她們，深深地嘗到死的恐怖了，一面在祈求着早點死，一面在拚命地避免死，這是人類的常情？還是人類的矛盾？

我回到房裏，給了老太婆兩塊錢，她堅決地不接受：

「小姐，你帶走，你要去打日本人，沒有錢是不成的，我們不要你掛念，讓我們死了吧！」

晚上九點多鐘的時候，我離開了惠山，但三幅淚眼模糊的老臉，永遠地印進了我的腦海中。

二七·一，十四，在重慶